

複 雜



時代的

簡單

活法

● 董云川 著

十載光陰 一路同行
——
師父對弟子的棒喝
學者致教育的真言
朋友與至交的神聊
凡人在世間的夢呓

云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複

雜

時代的
簡單

活法

● 董云川 著

云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 / 董云川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1.4

ISBN 978-7-222-20127-9

I. ①复… II. ①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64083号

出品人: 赵石定

策划统筹: 冯 琰

责任编辑: 冯 琰

助理编辑: 谢筑娟

责任校对: 李 洁

封面题写: 陈洪捷

装帧设计: 胡元青

责任印制: 马文杰

复杂时代的简单活法 FUZA SHIDAI DE JIANDAN HUOFA

董云川 著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50千

版次 202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云南金伦云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22-20127-9

定价 42.00元



云南人民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如需购买图书、反馈意见, 请与我社联系

总编室: 0871-64109126 发行部: 0871-64108507 审校部: 0871-64164626 印制部: 0871-6419153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历史显然由时代连缀而成。三十年为一代，其间不乏“我相、人相、众生相”，十年足以显示端倪。

时代是中立的，本身无所谓褒抑。但凡有人，就特别想按照各自的想法为其涂抹色彩。是故，狄更斯先以伦理判断分成好与坏，后来认定不分了，承认好与坏并存于世；释迦牟尼先以体验的维度细说苦与乐，后来认定不分了，指出一体两面，悲喜同体；维克多·雨果刻画了悲惨的世界，却展现出凡人的浓情与壮美；赫胥黎描绘了美丽的新世界，反而映射出集体狂欢下人性的悲催。当下的标准往往以大小界别之，以大为雄伟，以小为羞赧。于是，艺人称小时代，领导称大时代，结果咋样，未来方知……

时代是时间在空间驰骋、次第展开的卷帙。十年足够细胞更迭再生千万回。在时间轴上，时代被禅宗分为昨天、今天和明天，人的悲剧正是用对昨天的懊悔和对明天的焦虑占满了今天，直搞得今天无地自容；在空间轴上，时代被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的切割为生存与竞争的社会场域，多数人的窘迫在于选择这边还是选择那边，少数人的悲剧却是死到临头依然无法自觉。在行动轴上，积极的体现为“人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中性的体现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消极的体现是“人在曹营



心在汉”。毋庸置疑，消耗生命于平庸之事就不可能抽身去做有趣之事。常识如此。

宋朝有一则寓言：“某日，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站在一坛醋前，各自尝了一口。孔子曰酸，佛祖说苦，老子称甜。”孰深孰浅，孰是孰非？沿着著名历史作家巴巴拉·塔奇曼的足迹，黑老兔试图借助“事实证据+智力活动+同理心+想象力”的框架来细细品鉴当下这个独特时代的味道和温度。

十年不短，你活得咋样？千万别用“以后”来支吾，因为以后绝不是你以为的“以后”。

愚昧有两种：一是知道得太少而不知道实情，二是知道得太多却不知道真相。前一种是看不见，后一种是看走眼。过去是什么都不知道，传播途径局限了信息流；现在是道听途说太多，反而混淆了真相。所以准确地说，过去犯错误根子上在于蒙昧，现在冒傻气基本上源自愚昧。

在一个自以为不缺文化的时代，最大的误会在于：只要买得起最昂贵的钢琴，就自然会成为有成就的作曲家；只要提供足够丰厚的物质刺激，创新思想就会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茶书》译者谷泉一语道破：“文化人的态度，决定了文化的高度——有什么样的文化人，就有什么文化”；如今，“在一些问题上，智慧像是消失了，不仅回不到懵懂无知的远古，甚至堕落到糟糕的愚蠢段落里面”。

摆脱新时代的愚昧需要新时代的文化启蒙，而教育，承载着无可推卸的责任。如若基础教育缺位，高等教育失职，就再找不到其他替罪羊了。

一些人以为生命的品质由上面的神来调节，另一些人以为生活的状态由下面的生存条件制衡，更有一些人认为生存的胜负荣辱取决于周边人的强弱。有人只相信看得见的，有人只迷

信想得出的，有人只关心拿得到的。从根本上看，责无旁贷，觉悟越早，能量越足，选择权越大。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天无绝人之路，想突围总有可能。

十年转眼掠过，未来犹可期许。时代风云变幻，最好不偏听，不迷信，不盲从——好歹我们读过几本书，斯文在兹，不能只做扫地之用！

2019年1月，当自己的新年寄语写到第八回并发誓即将以“十年”为周期断然罢笔之际，何帆首发了宏大的三十年《变量》系列丛书第一册。他的想法很有见地：“当人们都在讨论哪里是风口，哪里是潮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洋流。风口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洋流才重要。”二人的言说缘起不一样，竟然异曲而同工。

酒饱饭足之后，想清楚三组小问题，会有助于理解生命存续的意义，并意识到你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其一，如果你喜欢音乐，知道把流行存世的经典作品欣赏一遍要花多少时间吗？如果你爱好文学，知道把古今名家小说浏览一遍要花多少时间吗？如果你潜心学问，知道把思想史遗存的著作通读一遍要花多少时间吗？如果你痴迷于茶道，知道把天下好茶泡一遍要花多少时间吗？

其二，静心反省一回，消极倦怠消耗了多少有乐趣的时间？纠结徘徊错过了多少有可能的机会？跟风追潮蹉跎了多少有意义的光阴？

其三，告诉我十年前你用哪一个茶杯，再给我看你现在用的是哪一个茶杯，然后回答我什么时候换这个茶杯，继而打开柜子给我展示一下里面收藏了多少个茶杯，最后别忘了通知我，什么时候这些茶杯才可以重见天日，履职上岗？

以上问题的时间界限如果从十年改为三十年，你以为会有



差别吗？如果用一生去回应，你以为又有多少人能够提交出合格的答卷？

结论是：好玩的事情很多但好玩的时间不够呀！突围的可能依然有赖于个体的顿悟和选择。以智觉为契机，以光明当向导，以正言正行做基准，在有限的生命时空里，如果安心秉持“享有”原则，则世间资源相对具足，而倘若始终痴迷于“占有”结果，则必然患得患失，循环争斗永无尽期。

老子有言在先：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黑老兔觉察在后：愚者挪不动，聪者跑得快，慧者行得远！

日本近代启蒙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冈仓天心指出：“那些对于跌宕人生不能有丝毫察觉的人，我们习惯将其形容为‘没有茶气’。”


毫无疑问，追求真理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坦言：“真理无法帮助我们富有，却能使我们自由。”他在《哲学的故事》导言中写下一句让晚辈为之动容的话：“作为教师，我们都不完美，但只要能推动教育事业前进一小步，只要尽心，就无悔于心。我们宣读完开场词，然后退下，无数更优秀的演员将在我们之后登场。”

罢了罢了，杞人忧天，想得愚夫脑瓜子痛，真不如放下——吃茶去！

黑老兔

2021年1月15日于蛤蟆山

· 目 录 ·
· · · · · CONTENTS



2021: 渊深鱼自乐 /1	2020: 在平庸里打趣 /27
2019: 活法 /46	2018: 千万别成为时间的笑话 /65
2017: 我真的不想说教, 你完全可以不听 /86	2016: 做个有格调的人 /105
2015: 千万别“失联” /121	2014: 现象与真相 /137
2013: 不得不说的啰唆话 /154	2012: 末世新年之寄语 /168



2021：渊深鱼自乐

一言既出，十载新年寄语今日如约收官。此刻行文，远比马勒创作第十交响曲要轻松得多，他最终没写完整，我反正写不圆满，十全十不美的教育文字故意留与弟子们在往后若干个十年里修补延续。回眸思忖，说啥都不能再说教，不如就近聊聊我养的鱼儿。否则，刹那鱼生，无以存迹。当下，沏一壶“自在深山的茶”，眺一眼“自得其乐的鱼”，辨一回“自以为是的育”，再解一番“自欺欺人的愚”。

起手一偈：十载探求未究竟，一弦文脉仍在搏。

鱼·混沌自乐

我家门前挖了个鱼池，七年前朋友将垂钓来的九条巴掌大的红鲫鱼放生其中。次日兴冲冲往市场购得十余条同款鱼儿，凑齐二十四乾坤之数，是为第一批“原住民”。三年前又有朋友送来五条硕大的锦鲤，汇入其中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不经意之间，竟衍生出若干代中小鱼儿。这些冒出来的新生代，既有红色传承，更有多种色泽变化，有的白黄相间，有的纯白，有的纯黑，五花八门。自然演进出乎意料，结果落得今日一池游弋的生命，热闹似魏晋南北，足以世说新语。



不论大小种类，鱼鼓着眼睛的表情总是像开会的人一样认真且同步，它们会不会笑不得而知，然高兴与否、情绪如何，身姿毕现。小鱼嬉游，蹿来蹿去全无章法；中鱼畅游，泳姿得意尽展风头；大鱼傲游，威严似二战时德国的U型潜艇，由不得谁不重视，亦如领导在漫步之际还在为池塘的未来操碎了心。我以为，在同一汪水域中，大鱼快乐，小鱼也快乐。但是惠子似乎不同意，他严厉地指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鱼池的生态平衡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水质养分、优胜劣汰和外敌入侵。我家鱼池与众不同，浑水一潭，鱼们穿梭其间若隐若现，无法看透。其实为了洁净水质，起初也同步安装有循环净水系统，但一直未启用，是先哲关于“水至清则无鱼”的论断一直困扰着我：不知道鱼儿是希望我作为乔治·奥威尔《1984》里的“老大哥”那样天天盯着他们；还是像扎米亚金《我们》中的D-503一样，不能自由地爱上I-330；抑或进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统一用万能的“唆麻”来促进不同个体的快乐。说到底，鱼儿肯定更乐于逍遥自在而仅只是在愿意翻腾作秀之时让我们看一眼罢了！

与此同时，鱼儿相互之间是否和乐，有无内讧或者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外人当然无从知晓，也无法控制。鱼一旦生育，绝不似人类可控的一胎、二胎的事，而是以千或万为单位计数的呀。显然上帝已经在后台做了最好的拣选，所以才在管控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精准平衡了群落的生态。另外，即便是相对安全的小院池塘，外来侵扰也时有发生。偶见鹭鸶站在附近的树梢对着水池“鸟”视眈眈，还会有野猫流连池边凝望垂涎。此时，我就知道大事不好，断定其中一些鱼已经被它们弄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即便如此，池内依然生机勃勃。那些得以存续的生命要么是命好，要么是躲得快，要么是能力强，总之池内

形势目前一片大好。

鱼儿离不开水，关键在于水的度量。渊深鱼自乐，原阔马如飞。

育·启蒙自度

人工池塘有如人造学校，条件可以把控，生长难以限量。换言之，如果把池塘比作学校的话，养鱼人和教育者需要创设环境（校园），调控水质（文化），提供食物（课程），而鱼儿（学生）的生长终归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一览无余的鱼池到底是看的人得意还是被看的鱼高兴？精密规制的人生筹划到底是家长满意还是孩子愿意？标的明确的培养目的到底是教育者一厢情愿还是受教育者被动适应？

教育如水，老子训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我们似乎没听进去，所以当下学校无处不争、无所不争、无时不争。学校如一泓池水：有局限，有淤泥，有内涵，有空间；也有意外，有例外，有天敌，有惊喜——本来如此。就人的生命历程而言，一切皆有可能。教育的魅力尽在为个体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提供恣意生发的空间，这个过程充满了创造的惊喜以及变幻的魅力。如果教育舍弃了多元多彩的过程而专心指向整齐划一的训练活动和解题技术，深陷于打造讨巧工具和加工生物产品的事务，那么大学就无异于供应链上的流水线，一批批推送到社会系统中的从业者大都似可以被人工智能轻易取代的螺丝钉。再往后，教育的架构再大也无济于事，在数码领地里，人工智能才是真正的大佬。

物质世界的演进到底有没有规律？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有没有逻辑？道理似乎不言自明。既然科学家可以见微知著，艺术家可以一叶知秋，哲学家可以毫厘知天下，那么，谁又能肯



定井底之蛙一定是错的呢？当我们把意识延展到家门之外、国门之外，沿着达·伽马和哥伦布的划痕，越过哥白尼、伽利略的眼界，跳出老庄和释迦牟尼的认知，再进入哈勃望远镜所能够捕捉到的太阳系、银河系直至推演出来无量无边的宇宙，你还以为作为个体的自己或者作为整体的人类是至高无上的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喂鱼是对的，规定鱼的泳姿是不对的；长辈对下一辈的爱是对的，但溺爱是不对的；上级对下级的鼓励是对的，但控制是不对的；老师对学生的打磨是对的，但打造是不对的。

千万别以为抗日神剧的台词是无心之过、无意之举。军官动员战士说：“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第七个年头了，还有最后一年，一定不能放弃。”调笑之余更揪心的是，同样的语式泛滥于今。教育界无不群情振奋：通过三年、五年或十年的建设，一流学校必将建成，一流学科即将孵化，一流学者行将横空出世。只要有决心，国际一流唾手可得；如若不行，就拿下国家一流；如若未果，就上省市一流；如若泡汤，就拿县区一流；最后，好歹要弄个乡镇一流。反正一流目标总是可以实现的！

教育何至于此？南辕北辙而已。我始终认为，以指标为目的的教育发展或学术建设相当可疑。无奈的是，指标这玩意儿居然在近年内登堂入室占据C位成了决定教育命运的核心向度，而且欲罢不能。

好学校当然具有某些数字上的特性，好教育当然也离不开一些共通的评判标准，但是不能倒推逆求。千万别以为一旦凑齐了某些数字或达成了某些指标，就自然能够成为好学校，也可以提供好教育了。高品质教育有好的指标表现，但好的指标未可等同高品质的教育。正如以梦露为标准的整容，有可能整

得像，也可能整不像，即便整得像，她也并不是那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性感的玛丽莲；更严重的问题是，整出去容易，整回来便绝无可能。以梅贻琦为标准选拔大学校长，结果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即便找出一个，肯定也不是当年那个外柔内刚、负重前行的意气书生。以梁漱溟为标准培养大学教授，可能如愿也可能落空，即便身高体重相符，也很难复制出当年那个刚正不阿的大儒。以此类推，以牛顿蹲守的苹果树为基准建立的实验室也许会砸出一堆反科学的研究成果，而以居里夫人为带头人组建的科研团队有可能吵得天翻地覆而渺无成就。年薪以百万计当然可以聘到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问题是，真的爱因斯坦只向弗莱克斯纳开价三千美元；一千万可以创建个重点人文基地，问题是，有思想的人文学者不知道怎么合理地使用这些钱去做田野调查才可以报账；一个亿可以打造出冲击诺奖的前沿实验室，问题是，那些个获得诺奖的科学家都是献身科学的愚痴之辈，而非坐拥一流设备、乘头等舱到处宣讲的既得利益者。

果然是，东施效颦不识途，背道而驰以为真。佛说因果律，我们如果天天紧盯着别人、他校取得的成就（果），却偏偏不关注也不愿意效仿他们为教育或科学所投入的生命体验（因），而且，还言之凿凿地创建出一套自以为是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成就是事实，我们的做法才是经验。岂非悖论？抑或是新版的天方夜谭。

世界尚未圆满，因此才需要思想者和科学家的修正与推动。认识世界需要觉悟，改变世界需要实力。罗素说：“人生下来的时候只是无知，但并不愚蠢。愚蠢是后天的教育造成的。”弟子们面对着变幻莫测的世界，千万别读成个假研究生呀。教育充满灵动，务须明辨、慎思、笃行。研究的第一步是



发现问题，没有问题意识钻不进去，没有阳光心态逃不出来；问题纠缠不清会被淹死，问题无法解决会被气死；有心无力难免浅尝辄止，有心无胆只得避实就虚。而今，还有多少大学人记取了“懂吗，会吗，敢吗”的校长（张含英，1948）三问？

匹夫无能，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你是鱼，就好好在水里游弋；我是老师，就专心在课下汲取智慧，在课上交流思想。往后，弟子们还愿意和师父联手，一起去证明“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的常识吗？

愚·去蔽自知

多年前，我为“水至清则无鱼”对了一个下联，“人极明则寡乐”。此处的明接近“聪”，聪明没错，极“聪”不是“慧”，而易变为另一种“愚”，因而与“觉悟”无缘。现实中许多人真的是活得寡淡、无趣且不自知。太过聪明的人精于算计，在生命的天平上盘来盘去，有时候打拼一辈子，却落得一个反被聪明误的结局；聪明的学校争先恐后，通过指标生存链上的左奔右突，在短期里决然上位，时过境迁之后却难免偃息旗鼓，盖因不能适应教育发展规律和人的身心成长法则而终将消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原以为人类已将蒙昧封存进历史的篇章，远抛于现代文明之后，现在才发现新时代的人类绝对不乏蒙昧之举，进而意识到未来的教育尚需要担当起去蔽启蒙的功能。蛮荒时代的“愚”人人戒备，所以国人尽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训诫，自觉以新文化抵制封建余孽，旨在获得新生；而新时代的“愚”个个乐享其中，因而危害更深，以至于耽溺而无法自拔，更遑论以超然的警觉反观当下的危机。台湾漫画家八耐舜子告诫，不要和猪谈理想，猪只关心饲料。

世界原本自然，教育原本宁静，由于聪明人太多，兴风作浪，破坏了自然，干扰了宁静。2020年，细微无痕的新冠病毒扰乱了强大的人类世界。宅家半年，感慨良多：原来以为有价值的某些事情其实不做也罢，而原来计划未来再做的一些事情看来更有意义而必须大幅度提前。否则，就来不及了。

启蒙分三层，先有觉察，继而觉悟，然后觉醒。醒来才发现，健康人生不过如此——向上、向前有探求的意愿；向后、向下有平常心托底。而接下来少不了知道体道的实证。修炼的第一步是回避（知其不可为），第二步是正视（知其可为），第三步是我行我素（为无为），最后一步是笑对一切（知足感恩）。如此观照，人就三分其一了：一种盲从盲信，苦乐皆无知；一种明知痛苦而不能自拔；还有一种知苦行乐，朝向光明。其一是盲目乐观，其二是盲目悲观，其三是选择性乐观。流行段子千千万，愚独钟爱这一款：“两哥们儿久别相聚，甲调侃道：‘你咋还活着？’乙回答说：‘我一直忙着玩，还来不及死呢！’”

看懂了《金刚经》就会知道，人乃世间微尘沙粒，沙粒的困顿也许来自恒河，但恒河的走向不因一粒细沙的生灭而改变。我们误以为世界的变化与自己相关，是故徒生烦恼；其实是我们的反应与世界相关，所以可以选择去应对，可自救，亦可度人。没有完美的世界，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只有实存的时空切片，精彩与否，有赖于个体的抉择。睿智的漫画人咖啡豆题图示意：遇上歪鞋，选择光脚的越来越少了。

启蒙永远不迟，生命从来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徜徉。为师信念，始于梦想，化入言行，无形无相，充盈一生。未来，如何才能够在复杂的世界里持守纯真？有一点十分肯定，舍弃了有温度的生命孕化过程，数字化的导向和价值标的危险至极。



如果有人始终把自己拴在“目的”这棵稻草上的话，迟早会发现：错过是实，未达必苦，实现为空。

“2020年学术界，以师娘很美开始，以康德很烂收工。”再往前，好莱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了一部电影《老人与枪》，其中有一句绝妙的调侃台词：“抢银行不是谋生，抢银行本身就是生活。”为师当下大悟——喝茶不是谋生，喝茶本身就是生活；从事教育不是谋生，教育本身就是生活。

举凡垂钓投下的饵料都很诱鱼，上钩不上钩？自己决定，赖谁呢？！

后疫情时代陡然降临，好在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水足够深、面足够广，容得各自驰骋游弋的空间。往前看，总有更多让人期待的由头和更好玩的事情，我们随时可以重新开始。

十年寄语起笔于玛雅预言将至之际，落墨于新冠病毒尚未斩灭之时，看来又应了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一切偶然皆是必然。隔天又是元旦，面对偶过的乌云，我心光明依旧。十载寄语执着于教育理想，三千六百五十天纠缠于大学精神。如今决意罢笔，顺便斩断二千烦恼丝（佛意为三千，无奈存量不足）。

回头一偈：与其固守三分荒地，不如拥戴一抹霞光！

…张琪仁

十年前，对于“黑天鹅”“灰犀牛”的预判还不如当下急盼；十年前，大多数“打工人”还眼巴巴地盼望着“出圈”；十年前，“内卷”还没有如此刻一样让人“蓝瘦、香菇”；十年前，老师理想得像一个仗剑天涯的侠客，那把镌刻“大学精神”的佩剑闪闪发光，学术江湖上名声赫赫……

十年前，我预设了老师“六十岁的演唱会”，说：“返场的桥段虽然您不喜欢，但学生们还是会久不散场，一直安可……”老师回答：“大可不必，适可而止。”今天我又说：“您的现场报告犹在上演。您虽去意已决，观众们依然恋恋不舍……”同样的场景，在老师坚持一个纯粹的学者身份时，如出一辙！在“一息尚存，从吾所好”“不要停止感动与思考”的叮嘱里，学生更加明白老师“拒绝返场”的决绝，也更理解“即止”的智觉、定力与不舍。

十年，于高教研究而言，老师是一个心怀赤诚、勇敢发声的学者；于学生而言，老师是一个“让树向上生长、让云自由飘动”的牧羊人。

中外教育原理的教材浩如烟海，但无论哪个版本，总在开篇讨论三个基本问题：教育是什么——历史与形态，教育为什么——目的与功能，教育的对象是谁——人性论基础。一转眼，自己也从事教育研究好几年了，却始终记得老师那句让我心头发烫的话：教育，无论学术研究还是实践行动，都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人呐！

前几日，老师截去了一头烦恼丝，变装亮相，持续“清净”而“光彩”。多年前那个仗剑走天涯的理想主义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抖落风尘，热情不减，岁月无痕！

